



昆明往事

梁思成林徽因的茶花情

□李国庆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两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致力于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

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1938年1月，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五口从长沙经过39天的长途跋涉抵达昆明，暂居巡津街。此后，由于日机对昆明城区进行狂轰滥炸，一家人在城区已无法立足。迫于无奈，举家迁到地处昆明北郊龙泉镇麦地村的一座古庙兴国庵内暂居。过了一段时间，两夫妻商议，为长久计，决定在村里选择一块地皮，建盖自己的房屋。很快，他们发现，临近的棕皮营村竹树环合，流水潺潺，风景优美，环境清幽，是比较理想的居住地。

更让他们惊喜不已的是，村中的农户大都喜爱种花，家家花团锦簇，流光溢彩。特别是村中的大户李荫村家，占地2亩多，大部分地方用来种花，云南很多名花都能在这里找到，尤以茶花为盛，其中有两株狮子头（九蕊十八瓣），树高12米（比丽江玉峰寺内的“茶花王”高出一倍以上），每到开花时节，“连山翠抱看无地，一树花开撒满天”“冷艳喷霞堪入画，猩红烈日不胜吹”“一枝

占尽人间艳，千朵飞来鹤顶红”……让爱美、爱花的梁、林夫妇一见钟情，迷恋沉醉。

也许是命中有缘，当梁、林夫妇找到李荫村，试探着提出租借土地建盖新房时，这位曾任过求实中学高中文教师的开明士绅满口应承，双方达成协议：李家出借土地，梁、林夫妇出钱建房，五年后房子归李家所有。

为了建造这三间住房，梁、林夫妇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并且亲自设计，亲自监造甚至亲自动手，历时半年许，三间小屋终于在1940年春天落成。

房屋面积虽然不大，但五口之家总算有了安乐窝，面对自己的杰作，梁、林夫妇颇为自得，邀约“真诚的朋友来赏识它真正的内在质量”。

真诚的朋友果然应约而来，经常光顾梁、林家的贵宾有：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教育家傅斯年，著名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力，古文字学家陈梦家，文学家游国恩，古琴专家查阜西等。

每当这时候，梁、林夫妇总是把他们请到花园中，边品茗赏花，边谈诗论文，海阔天空，无边无际，尽一时之趣。而那些充满生命力的奇花异卉也仿佛有情有义似的，竞相开放，争奇斗艳。特别是茶花盛开的

时节，茶花家族中的名品、佳丽群英荟萃，精彩纷呈，一时间犹如漫天云霞坠入人间，但见“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满园舞？”诚如行家所言，就是不看花容蕊貌，单听听那花名就足以使人心驰神往，入痴陷迷。以象形而名的有童子面、松子鳞、恨天高、彩蝶翅、狮子头、白玉杯、醉杨妃、绛纱幔、菊瓣笑、锦楼春、赤玉盘、东方亮白、紫袍玉带……以颜色区分的有红玛瑙、白玛瑙、丹顶鹤、凝胭脂、早桃红、一念红、三色红、照殿红、醉娇红、玉碗白、牡丹茶、粉官妆、金串珠、昆明春……浓者烁日闪霞，淡者辉玉映月，繁英艳质，独冠群芳。

这时候，梁、林夫妇总是首先抬出花园的主人李荫村，声称大家有如此眼福，全是李老先生的功劳，他一生爱花、惜花，将大部分时间、精力用于伺弄、呵护花草，方有如此秀色，可供诸位饱餐。众大师自然齿牙春色，赞不绝口。

遗憾的是，两位大师在自己亲手设计、建盖的住宅里只住了不到一年时间，便随中央史语所搬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生活在棕皮营的这段岁月成了他们心中永远难以割舍的记忆。

（作者原工作单位：昆明市盘龙区融媒体中心，69岁）

记忆犹新

“小赶年”

□糊涂老马

老昆明人认为，生在大年三十或大年初一的人，最有福气！有的人家就把生在这两天的娃娃昵称或戏称“小赶年”……

我知道叫“小赶年”的人就有好几个，今天只说说其中一位。

“小赶年”是一位双下肢先天发育不全的残疾人，生在大年三十还是大年初一？姓名谁？这些我都不晓得，只知道大家都喊他“小赶年”，他都乐呵呵地答应……

初次认识他那年，我在东郊凉亭工作，家也安在那里。“小赶年”就住在我所在单位后面的太平村，与母亲相依为命、靠修补皮鞋、擦皮鞋为生，尽孝道……

每天早上，他背着个大木箱，用两个小木凳支撑着身体，艰难地一跳一跳，到一公里外公路边，乘28路公交车进城，在南大桥边帮人修补皮鞋、擦皮鞋。天天如此，风雨无阻。遇到认识的开车或骑车的人，都会顺路带他一程，甚至带进城……

在没有学会修皮鞋之前，他与母亲一起种菜卖维持生活，据说，他修补皮鞋的手艺，是一位姓张的退休工人手把手教的，还教会他做皮鞋的本身，但他没有做皮鞋的本钱。

“小赶年”成天乐呵呵的，见熟人就打招呼，还喜欢开玩笑！

我第一次认识他时，与他先后上了28路公交车，就见他跟女售票员笑嘻嘻地说：“大姐，我还有得一米二高，就不消买票了吧？”但仍然递上了车票钱。

我要帮他买票，他不肯，还很不高兴！女售票员给我解围说：“他是跟我开玩笑的。他从来不要任何人帮他买车票，也不让我们给他免票。”

那时，公交车还没有给残疾人免票的政策。

后来，我调动工作，家也搬走了，就没有再见到他。

每逢新的一年来临，我就想起成天乐呵呵的“小赶年”……

（作者原工作单位：第十四冶建设公司，79岁）

那年那月

剃头记

□尹祖泽

吃过中午饭，母亲端出一盘葵花子，外置几根香烟，吩咐姐姐去请赖叔给我剃头。

赖叔，瘸子，孤身一人，干不了农活，生产队让他做记工员兼业余剃头匠，给生产队的男丁剃头，每天给他记10个工分。

赖叔的那把剃刀是由他父亲手上传下来的。剃刀不仅样式难看，而且刀钝，任他怎样打磨都不好使。也难怪，剃刀用了两代人，剃了无数个头，剃刀上的那点好钢磨光用尽，咋能还锋利呢？钝刀剃头受的那个罪，现在我回想起来头皮就扯痛，条件反射地缩脖子。

其实，真正让我接受不了的是剃光头。

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三年级，已经有了“审美”意识：在学校里看到同学们留的那洒脱的小分头，英俊的平头，可爱的桃子头羡慕不已。可是，全班就我一个人剃的是光头，自惭形秽又无可奈何。

每当我剃了光头上帽子来到学校，有几个调皮的同学就跑过来，把我遮丑的帽子掀掉，看珍稀动物似的把我围起来。他们齐声喊：“光光头卖腊肉！光光头卖腊肉！”边喊边拍手跺脚，韵脚合辙地形成声

势。我被他们推来揉去当猴耍，受尽羞辱，挤出包围圈抱头鼠窜。可是叫喊的人尾追，兴致高涨，叫得更响。我躲无处躲，求饶无用，暗自饮泪，心里难受至极。

可憎的是班上的“大王”“二王”们，常拿我的光头当球耍。高兴时，他们拍拍我的光头以示好玩，不高兴时，他们就给我的光头敲几个“爆栗子”，疼得我哇哇大哭。他们却哈哈大笑，乐在其中。

我曾要求赖叔给我剃个桃子头什么的，囿因留点头发，不要剃光头了。但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就一把破剃刀，连梳子、剪刀都没有，更别提推剪了。而且剃光头头长得慢，他剃头的周期就延长。我曾要求母亲给我一角钱，让我去理发铺理发，可是母亲舍不得花那一角钱，那时的一角钱可抵半个劳力一日的劳动报酬呢。

每次我总是提心吊胆等着赖叔来剃头。然而，一次赖叔来了。奇怪的是他一反平常总沉着脸，变样似的春风满面，笑着着色了。看见他高兴的样子，我向他提出要剃个平头。

“好哩，今天想理啥发都行！”赖叔爽快

地答应我，而且把剃头说成了理发，我心里好生奇怪，赖叔是怎么啦？等赖叔亮出了一套崭新的理发工具，我才知道他高兴的原因（这套理发工具是生产队给他买的）。

手巧不如家什妙。赖叔有了这套理发工具，也就有了施展技艺，大显身手的机会了。

赖叔拿着剪刀给我乱草样的头发一阵猛剪，头发纷纷落地。剪完头发，赖叔用推剪“咔嚓，咔嚓”地给我推发。然后他远观近看仔细端详一番，再作进一步修剪，颇费功夫。

修剪完头发，赖叔随即拿出一把新剃刀在一块皮子上来回摩擦，给我修面。剃刀从额头开始轻轻滑动，不扯头发不痛，一路顺风地把参差不齐的发根到整齐，使之黑白分明，轮廓清楚。

赖叔满意了。他拿镜子让我照模样。一看镜中那英俊的平头，我喜欢得热泪盈眶，从此我再也不受同学们的嘲笑了！“谢谢您，赖叔！”我高兴地向赖叔鞠躬。

“哈哈——”赖叔笑了。笑得跟头顶湛蓝的天一样明朗。

（作者原工作单位：景洪市第二建筑公司，72岁）

峥嵘岁月

那些年在昆明逛书店

□魏向阳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昆明上大学期间，周末或节假日进城逛书店是一件常事。我们学校搬回昆明郊区后，进城逛书店选购书籍变得更加便利。

于是，周末或节假日，我便搭乘公交车进城逛逛，一下公交车一般就是匆匆直奔位于市中心、规模较大的南屏街书店，那里书籍较多、种类齐全。那时刚刚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各类书籍的需要量都很大，人们对一些书籍的需求渴盼近乎于如饥似渴的状态，而几乎又都“僧多粥少”供不应求，一时间“洛阳纸贵”。位于闹市区的南屏街书店自然而然就门庭若市，特别是周末和节假日更是热闹得人如潮涌。而要买到需要的书籍可要讲运气，“瞎猫碰死耗子”似的要靠“碰”，例如我当时学习英语急需的《新英汉词典》，多少次都“碰”不着，当时这类畅销的工具书几乎都从内部渠道和“后门”溜走了，门市上基本难觅其踪影。我后来好不容易有了一本，还是家里通过在县里新华书店工作的一位邻居买到的。由于供

不应求，文学名著和畅销书更是难买，如沙里淘金和大海捞针。

潘家湾附近东风路上的小西门书店，门面不小，书籍也很多，也是我常常光顾之处。远一些的还有吴井桥书店，因为较偏远，不常去，往往只有在以上两处买书“碰壁”的情况下才去碰碰运气。令我记忆犹新的，还有位于青年路口的外文书店，在那里我曾经买到内部交流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选》《雾都孤儿》《基督山伯爵》《呼啸山庄》等英文书籍，还有英语简易读物《双城记》（简写本），结合学习英语借助词典慢慢试着看。这些书至今还收藏着。

那时都还没有开架售书，陈列在书柜里架子上的书籍，或买或看都要经过售货员的手传递，不可能多翻翻看看，只翻看不买或多请传递几次，都要看售货员的脸色或白眼。尽管这样，并没有影响我徜徉知识的海洋。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新建设电影院附近的文林街上、文化巷口附近开了家小

书店，也叫“北门书屋”，据说与当年李公仆先生开设的老“北门书屋”还有点渊源，专门销售人文社科方面的书籍，于是也时常前往。往往能碰上心仪的书籍，例如房龙的《宽容》、卡耐基的《人性的优点》《人性的弱点》等。此外还有云大对门的云南文艺书店，也曾人流如织，看书购书者众。

因为存书不多，那时，买到的书籍基本是“三下五除二”地迅速就读完了，一遍不过瘾就来两遍、三遍，似乎有一种百读不厌的感觉。相比工作以后买的一些书不知不觉被束之高阁，那时我对书籍的阅读率和利用率要高很多。

如今很少逛书店了，买书的渠道很多，网上书店购书很方便而且实惠，还有电子书等等，偶尔也进实体店书店逛逛。但是，那些年时常逛书店、如饥似渴地抢购书籍，真正视书籍和知识如精神食粮的难忘时光，一直影响着我，让我进步和充实。

（作者原工作单位：大理州动物疫控中心，62岁）

老有所乐

观花二题

□杨文学

大观楼牡丹

（一）

闭月开春早盛装，四方游客醉如狂。多情忘却身何处，直把春城当洛阳。

（二）

沉鱼国色自芬芳，静雅何曾附大王。自古谁能真解趣，唯知靓女兑红装。

街头月季

路边皇后俏雍容，屡见悠闲顾盼重。盛世宽街铺锦绣，花姿人意共兴隆。

（作者原工作单位：云南省总工会，65岁）